石園文集

石園文集卷五

文

清鄞　萬斯同季野著

讀洪武實錄

高皇帝以神聖開基其功烈固卓絕千古矣乃天下既定之後其殺戮之慘一何甚也當時功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迨不爲君用之法行而士子畏仕途甚於穽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而僅有者此非人之所敢謗亦非人之所能揜也乃我觀洪武實錄則此事一無見

焉縱曰爲國諱惡顧得爲信史乎至於三十年間藎臣碩士豈無嘉謀嘉猷足以垂之萬祀者乃亦無所紀載而其他瑣屑之事如千百夫長之祭文番僧土酋之方物反累累不絕焉是何暗於大而明於小詳於細而略於鉅也洪武之史凡三修其一在建文之世其一在永樂之初此則永樂中年胡廣楊榮金幼孜所定也吾意前此二書必有可觀而惜乎不及見也若此書者疏陋已甚何足徵新朝之事實哉君子卽不觀可也

讀弘治實錄二則

有明之實錄未有若弘治之顛倒者也蓋總裁於焦芳而撰述於段炅輩宜其如此吾竊怪當時諸公如李文正王文恪楊文忠皆有總裁之責何乃一無糾正而任其顛倒若是耶中書之堂既已伴食蘭臺之內又欲隨人曲筆耶甚哉諸公之靡也一焦芳以附瑾之故筆削之際猶且不敢逆之則當瑾之橫行而曰吾將有所補救吾不知所補救者何事也即畏芳之肆螫獨不畏萬世之公議乎與之同官而猶若此將古之筆枋頭之敗而詳張說之事者獨何人也吾是以益歎古人之不可

及而知有明實錄之未可盡信也

孝宗爲一代守成令主而實錄所紀當時之弊政何其多也蓋帝務通下情人人得以盡言故一有過舉盡形之於奏牘人之見之者以爲帝德之有失也而不知正其能納諫之美也向非帝能納諫羣臣安敢盡言後人亦何由知其詳哉至如嘉靖之世其治亂視此何啻什伯今讀其史其弊之大者固已章著而其小者反不若此之數數然彼豈無失之可指乎亦羣工百職箝口而不敢言故後人無由知其詳耳且孝宗十八年之間國

家最爲無事而實錄卷帙之多反有過於諸帝亦由奏疏之多耳余恐讀者不察徒見其疵而不見其美也於是乎言讀是書者其尚以是求之

讀史琳傳

傳稱琳通曉兵法兼善諸家占候之術故朝廷凡數出師皆命之總督蓋以知兵受任也然十三年火篩爲難平慶臨鞏之閒流血千里琳爲統帥不能赴救其擣巢也以數萬之師獲首止於三級知兵者固如是乎吾觀當時八座諸公固未有傑然可當邊疆之任者僅一許

襄毅以糾劾將帥而罷去使琳得專其任亦可見邊才之難得矣幸火篩之猖獗未若吉囊俺答之甚耳使有如二酋者琳其何以應之甚哉有明武備之靡也以孝宗之賢馬端肅劉忠宣之為本兵而邊烽一舉輒勞拊髀然則嘉靖末之為邊帥者固未可深責哉

黃高銓傳

士風之變易也豈不易哉方弘治之世人人自愛而尚名節重廉恥豈不誠忠厚之俗耶及劉瑾一出向時之大僚遂蒙面濡首爭先屈膝而不恤而高銓之子至自

刼其父衣冠變爲異類何其甚哉乃知若輩之在先朝非果能自立也幸士習方隆故不至敗露耳一旦隄防既壞遂放溢决蕩而不可收拾矣然則中材之士處盛朝而保其名行遇濁世而決其防檢者何可勝數彼固有幸不幸哉

書邱文莊傳後 以下皆實錄本傳

自古右文之朝孰不以藏書爲美哉祕書之缺略而不備未有若明代之甚者也雖內之文淵閣外之翰林院國子監皆爲藏書之府然藏之無幾而其所藏者又皆

禁而不許觀故直文淵者不得讀文淵之書官翰林者不得披翰林之籍其在國子亦然不過每歲一晾以防蠹朽而已夫天子既不留心於載籍而學士大夫又不敢覩中祕之書則書籍之不備亦何傷之有顧士庶之家猶且購書以示子孫而石渠之中蘭臺之內反缺略而不備毋乃非美觀乎哉邱文莊之初入閣也嘗承孝宗之命於所著衍義中撮其藏書之條疏爲萬言以入告乃亦迄無舉行者夫以天子之所咨訪宰相之所條陳然且格之而不行又何望於他時耶甚哉好文之主

之難遇也太祖雖得天下於馬上然能投戈講藝釋轡論文故御集獨多於諸帝太宗之樂觀大典宣宗之雅號知書亦爲帝王之難事世宗於孔廟明堂諸大禮嘗親爲文以折羣臣至於制書手敕何爲多詰屈而難曉也豈有得於太祖家法耶嗚呼帝王好文之難如此則祕書之缺略而不備也又安足怪哉

書白昂傳後

孝宗之君德何其盛哉其大者尤在於用人我觀十八年之閒自內閣以至百執事鮮不得人六卿之中最爲

人所嘗議者無如白昂徐瓊徐貫彼固無甚顯過使其當正德嘉靖朝猶足以稱名臣若其磊磊落落爲一代偉人者多出弘治之世何其盛也然白徐諸公當此淸議大行之日猶爲人所指摘苟處污濁之朝又當何如耶此尤君子所當深責也

書倪文毅傳後

世言張居正爲相摧抑天下之士士之取入學校者每邑不過數人甚者止於一人以爲居正阻抑賢路之罪不知當弘治時倪文毅岳爲宗伯嘗有是令雖大縣亦

不過七八人不獨居正爲然也夫孝宗當一代文明之會人才奮興多士蔚起正宜鼓舞造就之時也乃始進之途如此其隘天下士子之憤怨當何如耶人但知弘治之世爲盛極之時豈知世風之不振至於如此則文毅阻抑之罪不與居正同一律哉夫以文毅之賢而所爲若此又何責於居正吾所以觀孝宗實錄而深爲文毅惜也

書楊文忠傳後

文忠之相業其大者在定江彬之亂而登極一詔尤有

功於帝室使數十年之積弊一旦盡去已受其怨而貽國家無窮之利上不使新主蒙寡恩之譏下使天下有更生之樂即此一詔其相業之俊偉已踰於前後數公迨新天子登極不必有所更張而天下之規模已煥然爲之丕變嗚呼何其烈也當是時正人君子布列朝端百司衆職莫不得人天下之士皆欲有所發舒以赴功名之會一時望治者無不以爲太平可俟矣使從此君臣相得信任者成何難致一代之盛治哉自史道發難而廟堂之釁隙始萌曹嘉繼起而水火之情形益著至

大禮議定天子之視舊臣元老眞如寇讎於是詔書每下必懷忿疾戾氣塡胸怨言溢口而新進好事之徒復以乖戾之性佐之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故不十數年遂致南北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蓋怨氣之所感不召而自至也由是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戾豈不諒哉故愚嘗以大禮之議非但嘉靖一朝升降之會實有明一代升降之會也嗚呼舊臣元老國家所視以爲安危也乃去之惟恐不盡而盡用新進好事之徒彼新進好事者何嘗無矯矯可喜之功顧消國家之元氣亦已

多矣故張璁桂蕚用而元氣爲之一喪汪鋐夏言用而元氣爲之再喪迨嚴嵩父子用而元氣爲之喪盡矣使繼嵩之後者非徐文貞則末流之弊更將何所底止哉得文忠以救其始得文貞以救其終故四十五年之間雖主昏於上民變於下而宗社不至於亡也語嘉靖之相業者其尙求之二公乎

書梁文康傳後

文康居內閣十二年其功烈卓然可紀者何少也有明閣臣之制權歸首輔次者不得有所專故論相業者必

於首輔求之文康嘗爲首輔三年矣何亦少所表見也吾初讀皇明通紀及霍韜黃佐所作文康傳見所載草敕之事未嘗不歎其事之偉也後讀趙文肅楊公神道碑及王元美所辨草敕之事又歸其事於楊文忠傳聞異詞如此吾安所適從然欲竟屬之於文康吾亦有所不信也諸家野史載文康子次攄因爭田事殺楊氏一村二百餘人吾始不信後讀武宗實錄始信其誠然夫身爲宰相而子不道至此既不能正子以法又不能引罪求歸任臺諫之交章而安然不動何顏之厚也正德

之末四相同朝乃世宗卽位首罷其相余初亦疑之以為上方圖任舊人何罷之驟也後乃知諫官論列不為公論所容耳由此觀之文康之為相賢耶否耶亦可以決矣余觀國史本傳不置褒貶世之論文康者好之則過於褒惡之則過於貶余亦何能定其為人姑撮實錄之所載與諫官之所劾者書於傳末庶可考而知焉若陳趯之逌紀實文康之弟億所著故多鋪兄之詞尤不足信讀者毋為耳食可也

讀劉宇傳

劉宇之以司馬遷冢宰也文吏納賄不如武弁之多遂頓足長歎恨不久居司馬此猶足見士大夫承弘治之後寵賂雖章尚未至於極濫觴也吾聞嚴嵩父子之初得政也以得貲百萬爲願歛之久而後滿數爲大宴以自慶後則數年而舉觴者再三矣蓋流極之勢固然無足怪雖然使其處今日則一歲之中亦可頻舉觴矣又何待於數年哉幸二兇之不處今日也

讀許論傳

嘗讀許恭襄九邊圖說未嘗不歎其討論之精綜理之

善也以爲使其當事宜必有可觀者後邊疆多難論以此書故當宁遂以邊才目之凡巖疆要任多以相委宜其向所論著悉見之於行事矣乃左支右吾卒未有卓然可紀之功而其居本兵也委身嚴氏頗以溺職聞何其名實之相背與豈其所論著者固可言而不可行與蓋空言易而措施難大抵然也爲國用人者尙核其實而毋徒取其言

讀席書傳

異哉議禮諸君何心術之若一也席書以仇宋卿之故

於殺人爲盜之李鑑而欲釋之此與張桂之釋李福達何異侍主之寵而恣肆橫行此小人無忌憚之爲耳書素號淸流以博講學之名者何乃至是耶雖然非獨書也陳洸之兇淫暴虐乃衣冠而盜賊霍韜必欲雪而用之此與書之釋李鑑又何異吾不意數人之心術竟如一人也大禮之議本自不謬乃因此蒙昝遂欲盡反天下之公論而事事與之立異吾常疑其初之所議不過欲立異而然非眞能有所見也

讀國史何鼇傳

史於鼇之卒稱其清正直諒有古大臣風嗚呼何其謬也嘉靖間刑獄之冤者無如楊員外張司馬李中丞及楊給事李家宰乃皆鼇為司寇時所定卽曰主之有人何不聞一言爭執耶官至六卿卽獲譴而退有餘榮矣可隨人輕重而不恤耶漢史極稱于定國之慎獄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其手後人不能無議今鼇安得獨寬其責也鼇山陰人其父詔亦爲尚書余嘗問其鄉人言詔生數子其後多讀書者惟鼇之子孫皆不慧張元忭修越志於鼇亦無所稱許鄉人之言如此當可信不誣

孰謂古大臣而若是耶是時職邦禁者惟劉訒於王聯
一獄稍能執奏其他如鄭曉之於楊順阮鶚黃光昇之
於海瑞或出或入皆不免於帆法又寧獨一鼇也哉此
趙綽徐弘敏所以彌令人思也

讀國史聶雙江歐陽南野傳

雙江南野同受學陽明之門世之論其學術者未有能
置優劣者也乃國史於南野則極其褒於雙江則多所
貶若是者何也吾謂國史之言皆是也直二公所處不
同耳雙江當南北交訌之時身萃天下之責自正統已

已以來未有若是時之難為者也而且以世宗為之君嚴嵩為之相動多掣肘謗即隨之其得易言勝任哉若南野所處則雍容禮樂之場優游典制之府稍有文學知故實者足以任之矣曩令雙江而為宗伯未必不如南野令南野而為司馬亦豈能遠勝乎雙江哉任職有劇易而短長以見甚哉人之幸不幸也雖然雙江之為司馬固有不滿人意者也

讀國史楊襄毅公傳

嘉靖之季大臣以身係天下之重輕者吾得一二人焉前

惟翁襄敏萬達後則楊襄毅博而已翁公亟死不得竟其志楊公則歴歴中外天下鉅任悉以投之隨施而效在公可謂不負乎天子而天子亦可謂能用公之長矣然甲子灤東之役非徐文貞調護卽不受汝夔之律亦不免伯溫之譴矣公固適逢其幸哉獨怪以公之猷畧與天子之所以委任公者宜其建不世之勳爲天子釋南北之憂乃卒未聞内修外攘有如向之忠肅公者何也豈固時不同耶抑才有所限耶吾蓋觀前後之爲司馬者而益歎忠肅爲本朝第一人也

讀國史劉䕫傳

自南北多難以來廟堂急知兵之士一時所用以禦盜者往往即昔日之盜如劉䕫高捷尹耕雖發身科目其初固盜首也耕爲兵備以贖貨而罷捷爲操江以避寇而罷䕫則南北疆埸巨任靡所不歷廟堂雖知其貪黷而卒不能舍也嗟乎士當承平之時率相矜以文墨一旦有事遂使盜得志於天下亦可慨已夫天下方苦盜而使盜得據吏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顧其人誠足以禦盜用之亦何傷乃彼自爲盜則有餘爲國家禦盜實不

足亦安賴夫若輩而用之雖然彼仕官而爲盜者寧獨
燾等三人也吾又安從別三人之爲盜也

書霍韜傳後

嘉靖閒議禮之謬未有若霍韜方獻夫者也其附會張
璁而力主繼統之說已爲悖理至纂修大典申辨爲人
後之義遂詆及於師丹呂誨諸公而尤痛詆司馬君實
何狂悖之甚也世宗之入繼原與漢哀宋英不類故得
以不考孝宗爲辭乃因世宗不肯爲人後遂并爲人後
之文而欲去之何敢於背經畔聖肆無忌憚若是耶爲

人後之說豈漢宋諸賢之所創而哀帝英宗寧得不考成仁二主哉恃君之寵而縱肆背戾朝端之議論固可假主威而壓之矣天下萬世之公論彼亦欲盡抹之乎甚哉小人器量之淺也人主畧假以恩寵遂人人咆哮跳踉若猘犬之狂噬而靈韜有期之喪至自比古諸侯不服期之義公然犯天下之名義而不恤猶自謂己知禮己知學嗚呼其所讀者何禮所講者何學哉誠吾所痛心疾首者也

書討安南詔書後

嘉靖間安南之役是豈不可已者哉幸我師未出彼先納款故天下猶未大被其害不然東南數百萬之赤子其死於轉輸戰鬬者可勝言哉時惟潘公珍唐公冑潘公旦嘗以疏諫其他三事大臣卒視君意爲可否而司馬毛伯溫者從衰絰之中起而身任其事彼將求不世之大功耶恐未可倖也以章皇帝之賢一時謀臣猛士之盛正當國勢方強之時已得之交阯猶且委而棄之則當嘉靖之世而欲勞師萬里以倖不可知之功豈可得哉我觀世宗當日原非有意必討也故屢發屢止使

為大臣者能力阻之則事可中止何至調兵徵餉勞費我父老為乃當時諸君見二潘公以言受譴遂箝口而不敢言嗚呼伐國何事也而為謀若此後之觀史者不且有舉朝婦人之歎哉

書陸給事鳳儀王御史汝止劾胡宗憲二疏國史無宗憲傳故題疏後

宗憲之為害於吾浙也可勝言哉自借軍興之名行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於苦賊宗憲以朘之民閒者半奉權要之歡半供聲色之欲故盜賊雖衰加派不止而民之苦宗憲更甚於苦賊當世之人第見其有平

寇之功而冀以爲豪傑之士也亦以滅矣吾嘗考其生平始也締趙文華爲石交而因以進用繼也結羅龍文爲死友以藉其彌縫陷張經而攘其功傾李天寵以奪之位此其罪狀之顯著者恐廟堂之疑我而當世之士或不我恕也於是獻祥瑞以固主眷輦金錢以酬相恩而又以其餘瀝啗天下失職之名士故當塗者既飽其欲而莫發其奸握槧者亦感其私而爲之稱功頌德播於詩文以塗人之耳目上下交歡自以爲術之工矣豈知有不畏強禦如二公者以繩其後哉吾嘗聞諸禾人

自提編法行加派於禾郡者畝幾一金至今言之猶有餘恨即一郡而他郡可知矣使宗憲不去吾浙人其尚有皮骨耶則二公之有德於吾浙誠不可忘也若夫島寇之滅雖見以爲有功然連地五省歷時八年徵數十萬之兵糜數千萬之餉又合諸文武將帥之力而僅克勝之亦云微矣其尚以爲不世之功哉凡宗憲之罪狀其載於二疏散見於國史及王元美所紀者吾不具論論其害於吾浙者如此若自擬詔旨以投世蕃尤罪之不容誅者其死於詔獄豈不幸哉

書國史唐應德傳後

初讀國史唐公傳曰此忌者之口也不足辨置之已而念公賢者受誣至此安可不爲之辨公抱負長才林居不試覩鄉邦之塗炭思起而救之適會趙文華薦朝廷有夏官郎之授遂以應命其出處如此乃傳謂公以策干文華因以得進吾觀公文集有卻趙侍郎餽遺一書彼於匪人交際猶且卻絕安肯以策干之文華之薦亦出自知其才欲以博薦賢之名耳豈公干之而後薦耶若以文華之薦爲公累時與公同薦者尚有胡松周相

翁大立李文進秦鳴夏五人惟鳴夏赴官道死餘皆至顯官議者未嘗以文華故貴此五人何獨以此爲公累也史於胡公傳備詳其籌狀而不言文華之薦獨於公之傳言之不置同出一史而筆削如此豈非有挾而然耶傳又謂公初欲獵奇致聲譽屏居十餘年上方摧抑浮名無實之士言者屢薦終不見用夫公以弱冠登上第一時文名籍甚恐名浮於實故力敦闇然之學雖詩文亦鄙而不爲何嘗無聲譽而須獵奇以致耶其不見用乃當路者不悅上何嘗有意摧抑之而公亦豈浮名

無實者耶又謂公初罷居力為矯亢之行非其人不交非其道不取天下士靡然慕之既久之不用晚乃由文華以進夫天下固有非人不交非道不取者而肯變節以希進耶何其量天下士之薄也其謂此言不過謂公欲得官耳公誠欲得官其初嘗兩為翰林何不優游文史之地馴致通顯而乃至屢得屢失耶始棄翰苑之華階而晚求部曹之冗職亦大非人情矣至謂公以邊才自詭既假以致身遂不自量欲以武功見盡暴其短為天下笑夫公於戊午冬始以郎官視師至己未開府淮

揚僅六月而卒其初則權輕不足以集事其繼則受任日淺故不能大有所展布然公兩以病軀揚帆海外巡歷而歸諸將凜凜悚息軍容為之一振屢有斬馘功三受金綺之賜一時勞臣宜無如公者志雖未竟天下皆歎其忠何短之暴而又何人笑之使當時任事者而盡如公何至若是之糜爛以公之勞勩而猶責之如此又何以責他人甚哉忌者之口可畏也蓋覩鄉邦之塗炭而思救之者其本志也不得竟其志者限於年也奈何欲沒其生平而詆誣至是哉蓋世宗實錄恐出張居正

之手彼於禮學諸儒無所不訾毀而公其尤甚者也然吾觀國史前後諸傳其褒貶不過數語獨公此傳一事而言之再三彼將以是深章其醜不知適足自形其爲忌耳自古史官挾私以枉人者何限吾於公獨深有感也故爲之辯

題彈園雜志後

甚哉伍袁萃之妄也其雜志所載大要爲辛亥京察一事耳辛亥之役孫公丕揚爲冢宰凡小人之號爲宣黨崑黨者斥之殆盡而王紹徽喬應甲亦在其中紹徽素

有清醫應甲嘗劾李三才袁萃深惡三才凡劾三才者皆稱之爲豪傑故爲二人不平於察典既竣小人之擊孫公者極其褒美而君子之持正議者痛加詆毀自以爲春秋之筆矣追魏忠賢一出向之褒美者無不失身喪節如徐兆魁邵輔忠徐紹吉劉廷元及紹徽應甲後皆入逆案而其所詆毀者獨能保其身名於是袁萃之論不攻而自敗使其目覩魏賊之禍何待他人之毀其書當自毀之恐後矣甚哉立言之不可易也袁萃之爲此志豈有意於仇君子庇小人惟所見一偏遂以至此然則君子之欲立言者可自

逞其胸臆哉

跋駁駁漫錄評正

始伍袁萃爲林居漫錄而賀燦然駁之曰漫錄評正袁萃又取評正駁之曰駁漫錄評正已而燦然復取袁萃之所駁者駁之曰駁駁漫錄評正皆爲之刊布焉事起於袁萃之譏燦然而燦然爲之報復耳吾謂袁萃之乖僻其持論固未必盡當而燦然之挾忿詆訐亦不足爲定論也蓋萬曆乙巳之春少宰楊公時喬總憲溫公純主京察於臺省之爲權門效力者多所貶黜相臣欲留

之察疏久入而不下一時諫者反爲謫降燦然以銓部郎繼言之亦遭罷黜察疏乃下燦然方以此舉爲名高袁萃於漫錄中謂其疏旣攻被察者不當復攻主察者譏其承相臣風旨於是二人之隙遂不可解而彼此訐發幾如兩造之訟夫燦然心術固不可知然彼旣建言被黜亦可稍恕乃袁萃必欲攻發其陰私以章己之直筆不亦過甚已哉夫德非聖人職非史官好著書以褒貶當世之公卿大夫縱使褒貶悉當亦不免當世之忌況其所褒貶者原未必盡當乎宜其爲人所詬厲也然

則爲燦然者固失之於湜憤而爲袁萃者亦無輕於著書哉

題從吾錄後

從吾錄者匪人吳玄之所輯也凡萬曆中小人攻君子之疏無所不載未復爲說以揚之而當世君子多爲其所掊擊焉當神宗之季羣工水火蒼素混淆然而邪正之際固不難辨也玄身在事外何仇於君子而顚倒若是豈有所不容已耶呈身醜類獻媚當塗所得幾何而甘心爲此吾不能爲之解矣雖然世之身在事外而顚

倒黑白呈身獻媚者又寧獨一玄哉玄武進人其父中直以編修諫張居正奪情廷杖削籍為清流所宗其兄亮官御史入東林亦為清流所許玄乃背父兄附邪黨公然為名教之罪人眞小人無忌憚之尤者

跋先世敕命後

曩高皇帝錫我始祖之命曰萬諱起事之初興於定遠始克滁城即宣其武和陽之捷功益懋焉誥詞褒許如此則是先將軍之與高皇帝實同起於山澤者也與徐湯諸公結布衣昆弟之歡者何異守滁十數年淮西盡失滁獨無恙與耿吳二侯守長興江陰者何異後且從

克建寧殞身沙漠功烈章章如是縱不得與建方面之
勳者世守帶礪使得生列環衛而歿膺封爵亦其宜也
乃身止武略之階至我二世祖積功始得晉秩明威延
賞於世小臣卽不敢望而帝所以酬之者何其薄也後
讀國史見開國三等之封凡六十有四人而延及後嗣
者僅魏國黔國武定三人至肅皇帝繼絕始續懷遠靈
璧定遠臨淮四侯曁誠意伯而八則又未嘗不訝然歎
曰我祖之薄取於國者正天之所以厚報夫萬氏也曩
令我祖得膺茅土未必不與馮廖諸公同爲阜隸亦安

能世世蒙澤至三百祀之久哉乃知向之六十餘國未必盡幸而四伯九十衞諸臣未必盡不幸也天道薄取而厚償以是觀之益信

跋家乘外集羣公手札後

夏日無事與六兄充宗閱家藏羣公手札見有家宰汪鋐與高王父中丞喬應甲與王父二書同曰是小人之尤也曷斥之充宗曰然已而充宗整家乘錄羣公手札於外集中遂棄二札不錄愚於是益歎奸徒之不容倖免而小人之爲人唾罵無已時也方二人貽書於我一

巡撫南贛一巡按淮揚其鼻肰猶未甚敗露也然君子醜其末去之唯恐不亟其他若趙莊靖若鄒文莊雖片紙而不遺若文徵仲若王雅宜雖布衣而必錄家乘之中而寓春秋之法焉何其嚴也異時吾子孫觀此尙爲集中之所載者不爲集中之所棄者庶幾不墜吾祖之教而亦充宗所以採輯之意也嗚呼人其可不自立哉

書丙子鄉試錄後

崇禎丙子科浙江鄉試舉者凡九十七人而吾邑得其八嗣舉進士者凡四八人之中錢公希聲以監國大學

士從亡海外克追陸丞相張樞密於鯨波閒周公惟一
解順德之綬披衲入山長往不顧有壁立萬仞之概謝
公宣子服官行人遭甲申北都之變受刑而死亦不失
節董公天鑑暨先君子卻公車之徵坎壈窮餓沒齒不
悔其無聞者僅三焉夫一邑之中一科之士而得全節
者五人何其盛也余因是歷考前此數科及後此兩科
皆無如是科之盛卽是科之中其他十郡七十四邑亦
無如吾邑之盛又何奇也嗚呼得士如此使得高步昌
辰當必有所表見乃遭逢歲寒各守彭咸之遺則不以

勳業著而以節義聞是雖甚盛亦何其不幸哉此又非予所知也

石園文集卷五

石園文集卷六

清鄞　萬斯同

文

隷書考一

自蒼頡作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趙高胡毋敬又變為小篆文字漸趨于簡矣至程邈爲隷書其法益簡初但行之于官府赴急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迄于今不廢即所謂楷書是也以其出于徒隷而言謂之隷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非有二也或者曰隷與

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予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徵之庾肩吾書品肩吾梁人其言曰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也此可證者一一徵之韓毅大覺寺碑毅東魏人其碑陰所書實楷書也而毅自題爲隸書此可證者二一徵之張懷瓘書斷懷瓘唐人其言曰隸本謂之楷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此可證者三一徵之封演聞見錄演亦唐人言顏魯公葺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先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謂之今文可知隸即楷也此可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

褚先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求太史公所撰世家不能得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是眞草二體漢武前已有之矣草又本于眞草既在武帝之前則楷更在其前可知矣考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大行于時且用之于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于秦世乎衛恆之撰四體書勢也但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即楷也張懷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籒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兼善篆籒八分隸行草章草

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右軍豈不善楷書者乎即晉書王獻之傳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獻之豈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其稱善書者後漢十八人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八人後魏北齊後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即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孺北史趙文深唐書褚遂良諸傳並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篆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

約園刊本

固以楷隸爲一體非分二體也諸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柰何分楷隸爲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卽隸無待於言卽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混矣趙德夫金石錄謂始於歐陽文忠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隸與楷爲二愚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言善楷法惟一杜衍稱其善正書豈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具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爲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爲二眞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既爲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

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固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夫有言曰自歐陽公爲此說有一士人力主之余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

隸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隸爲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劃然分爲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古今善隸者止韓擇木一人夫擇木以八分著孰不知之乃獨稱其善

隸則誤以八分爲隸故也且前史稱善隸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考今獨稱擇木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此書雖出徽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适著隸釋亦苟且因之自是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秦隸之說尤屬不經總由不知楷之即隸而以八分爲隸是以若此紛紛也晉衞恆作隸書勢曰或砥平繩直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篆籒則戾矣獨言上谷王次仲始爲楷法則可疑以次仲爲秦人耶則與程邈爲同時或

其爲隸體有之以次仲爲後漢人耶則隸已行之二百餘年何待於次仲王愔蕭子良張懷瓘以八分爲次仲所作則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爲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大鳥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愔及子良皆稱後漢人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固生於隸也乃張懷瓘書斷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言之顛倒乎彼蓋以次仲爲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故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採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爲羽人又採神仙家之

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懷瓘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故錯亂至此不足信也至書譜之敘正書謂王次仲始散隸體爲楷法其言似是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謂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是以八分生於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然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卽謂生於小篆亦可若蔡邕所作實惟飛白少陵之意似以八分爲邕所作斯不然矣

隸書考三

隸與小篆同出暴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也考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諷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毋敬博學篇七章漢興里師合三家爲一總名之曰蒼頡篇文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文并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諷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嚴延年北海王睦樂城王黨左姬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

行大篆學童所諷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九千之字而諷之獨怪爾時旣兼行二篆何故久而漸廢蓋自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尙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揚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續十三章而字體益備矣和帝時賈魴更作滂喜篇乃以漢所名蒼頡篇爲蒼頡上篇以揚雄班固所作爲蒼頡中篇以已所作爲蒼頡下篇總名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備隸體益大

行而大小二篆漸不見用於世矣今考許氏說文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兼採三蒼之故也許氏去賈魴不遠已患俗儒僞撰急爲說文一書以存小篆之迹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大篆之變而爲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爲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於隸而無可變矣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變然形體不端不可通行於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不廢也乃世率謂小篆李斯作不知合趙高胡母敬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

揚雄班固賈魴而始備然則今所傳小篆豈僅李斯一人之迹哉或問曰隸書出程邈信矣乃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於朝非創始也信乎曰酈道元水經注言近有發臨淄齊胡公冢者見其柩上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為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世是未有大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顧野王周訪字原出没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是六國時人隸則非吞幷之日也是二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

所能創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皇悅而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兇邪強悍方當權用事創爲小篆肯使一囚徒攘臂而抗其制作哉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徵矣厥後古籀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勝於古人者不可以其後起且出於徒隸而輕之也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數百年至唐初始出則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爲三疑允稱卓

識而後人反排之馬定國直指爲西魏所建尤爲有據
衆以其曾仕劉豫也排之益力然元劉本仁明集玆仍
犯衆議而駁之豈好爲立異若楊愼則篤好此文亦以
其書類小篆疑出于秦近世顧炎武獨以詩詞淺近不
類二雅而斥之爲僞快哉斯言石鼓自是有定論矣或
者曰諸家論此鼓者皆謂宣王中興大會諸侯蒐于岐
陽而講武故從臣作詩而其書則史籀大篆也自唐迄
明稱之者無慮百十家豈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
家之論乎曰事而眞卽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眞卽百十

人亦可疑此論眞僞不論衆寡也諸家稱宣王本無據不過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數語類小雅車攻之詩故指之爲宣王爾吾正以襲用小雅疑其爲僞而人顧信爲眞乎夫宣王中興既會諸侯講武事矣何故有此舉既有車攻吉日諸篇被之管絃藏之太史矣何故復作此詩且周之諸侯悉在豐鎬之東則行朝會當在東都不當在岐陽昔周公以洛邑天下之中特營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舉有舍此不會乃遠會于岐陽此事理之必無者諸儒但羨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有無眞無

識之至也或者曰石鼓非周宣所爲當出何王之世曰馬定國言之矣西魏大統十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君則文帝寶炬其相則宇文黑獺其撰文則尙書蘇綽輩也黑獺患文章浮靡令綽作大誥綽多用尙書成語黑獺頒之國中以爲式當時文人悉效其體夫文效尙書則詩必效二雅今石鼓詩首用我車旣攻二語其他剿襲者不一而足卽非蘇綽所爲亦出其儕輩之筆藉令周人爲之寧肯剿襲如此卽令後代文人爲之又寧肯剿襲如此此此出魏人之手何疑今考二雅詩其篇章最長

者無過賓之初筵一篇然不過十四句而已未有多至十八句若此詩之冗長者也其文多不可辨就其可辨者言之如我車既攻二句之下即繼之曰我車既好我馬既駘君子員員邋邋員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斯其文義安在乎而謂史籀尹吉甫諸人為之乎東坡石鼓歌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自註曰詩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鱮及鯉何以貫之維楊及柳六句可讀餘皆不可通今諸本為後人增飾詩多可讀然詞句繁複意義淺陋無一章可列二雅昌黎以

孔子編詩不收入至詆之爲陋儒不亦異乎或者曰鼓
旣立于西魏則去唐未遠何以蘇勖李嗣眞杜甫張懷
瓘竇蒙竇臮徐浩李吉甫諸人皆指爲宣王所建曰考
大統十一年乙丑至唐武德元年戊寅已閱七十四年
勖等耳目不相及而其時故老已無在者宜其不能知
且事出偏方覊國非若車攻吉日諸詩照耀今古則諸
人之不知也固不足怪且蘇勖與褚亮同在瀛洲學士
之列褚遂良則亮之子也元和郡縣志謂勖嘗紀其事
云虞褚歐陽共稱古妙此說尤可疑夫虞歐與勖同列

述其言可也遂良爲後進子行何故藉其言爲重况當時能書者甚多如房喬楊思道竇璡錢毅殷令名輩昔皆稱其善書勛何故不言而反稱後進之遂良則以房楊諸人書法後日不傳而遂良名最顯故特假之以此知斯言非出于勛實後人僞託也或者曰若此鼓果僞則虞褚皆精于書法者何爲力許之曰史籀大篆世無傳者止此文類大篆諸人愛大篆故其稱之而不察其眞僞所謂愛而忘其惡也或者曰歐陽永叔旣設二疑末言字非史籀不能作則此書爲大篆可信何故并疑

之曰大篆後世不傳永叔亦未識其眞僞不過因唐人之言而譽之豈眞以石鼓爲周物哉況此文原非大篆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斷其非史籀所作鄭樵竅其文爲之音釋亦以爲類小篆卽陳傳良翟耆年熊明來宋濂亦以不類大篆而疑之則不但事非周宣之事文亦非史籀之文矣或者曰此非獨唐人稱爲大篆宋人若周越梅堯臣蔡襄蘇轍黃廷堅秦觀張耒趙明誠黃伯思董逌薛尙功胡世將洪适王厚之楊文昺程大昌施宿章樵輩莫不詳辨而極譽之而元明之稱述者尤衆豈

皆不識大篆者曰諸人何嘗不識但不過贊其字之奇古何曾有一人辨宣王蒐狩之有無者獨一馬定國作辨萬餘言史稱其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文必有可採惜湮沒不傳其人則仕劉豫爲學士以故爲人所輕不知君子不以人廢言顧其言當否何如爾安得以人故輕之乃若諸公以其字之奇古而堅執爲史籀所書且謂西魏後周安得有善篆籀之人則亦不然偶見大篆便以爲史籀之迹則見汲冢古文可謄爲蒼頡之迹耶嘗讀周書樊深傳言其通蒼雅篆籀之學安知非卽深

所書縱使非深安知當時無工篆籀者此固不得而誣之也雖然此猶爲書法言之也若其文章則未有攻之者獨顧炎武金石文字記謂石鼓文皆淺近不及車攻吉日之閎深馬定國楊愼疑其字不類大篆予獨以其詩不可儕于二雅而疑之此誠千古卓識度越前人萬萬矣若程大昌因左傳有岐陽之蒐一語遂執爲成王事尤爲可笑成王時安得有大篆乃沾沾自喜若以爲獨得之見不知籒迺已言之而左傳亦非祕書也他如韋應物謂爲文王事鄭樵謂爲秦始皇以前事皆爲臆

說又安足辨哉

石鼓文辨二

予既作石鼓文辨或詰之曰子力言石鼓出西魏更有證據乎曰有宣王之狩甫田也但登獸而不取魚蓋狩則因以講武而漁非天子所有事也今石鼓第二章盛言取魚之事豈宣王中興之急務乎惟周太祖則有之史言太祖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與蘇綽談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是其證也然亦燕閒無事之時偶一行之豈有宣王圖中興之業乃大會諸侯而取魚

為樂哉卽宣王治兵習武亦嘗于近都之地岐陽去鎬京甚遠而其詩有汧也沔沔之語則益遠矣曾有會諸侯不于洛邑而遠至汧岐之境者哉惟西魏君臣本皆鮮卑之種射獵行圍乃其天性雖遠狩汧岐亦不足怪如謂宣王而亦爲之則一日之閒旣登獸又取魚亦太盤遊無度而諸侯之從王于狩者不將有貳志乎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此固先王之制然未有率天下諸侯而從事于網罟者也魯隱公欲觀魚于棠臧僖伯猶諫之宣王之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

山甫南仲申甫諸人咸在王卽欲爲之諸人獨不能止之乎固知宣王必無是事也或者曰西魏後周之時狩于岐陽者屢矣何以知爲大統十一年曰時蘇綽方爲度支尙書此文必出綽之手踰年而綽卽卒故知爲十一年也曰當時善書者悉在江左朔土無聞焉今鼓文若是其美豈西魏人所能曰安知西魏無人史言趙文淵善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淵與黎景熙沈遐等依說文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於世而樊深亦善篆籒之學孰謂西魏無人乎且鼓文多奇形異狀雖經

詳尙功鄭樵王厚之施宿章樵楊文昺潘廸音釋終不可曉由魏周之世學者喜造新字故此文亦多以意爲之昔江式上表於魏宣武謂皇魏承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繆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當時顔之推家訓曰梁自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爾後文籍略不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專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

龍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由此言之妄造僞字莫甚於魏周之時今鼓文奇怪之字既非科斗又非大篆小篆謂非魏周人所造而誰造乎至其詩詞冗猥更不可言如小雅車攻篇八章章止四句吉日篇四章章止六句喬喬皇皇已若百十言之多今鼓文不過陳田漁之事耳何須十章章又何須十六句至十八句此豈周宣之臣所爲乎而謂非出後魏人手乎其文固磨滅不可讀亦有全章可讀者其二章曰汧也沔沔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𤅊𤅊又有與

同鱻其游散散帛魚鰈鰈其苴氏鮮黃帛其鱗又鱒又鯿其胡孔庶鬱之鬒鬒逕逕趣趣其魚佳維同可何同佳鰔佳鯉可以貫之佳楊及柳其文詞之不通如此猶謂尹吉甫為之乎薛尚功之言且周之鍾鼎古器未有不極工緻者豈有天子大蒐作詩紀事而以頑石為之惟魏僻處西陲無從得佳石故就地之所有而刻詩其上其規制之苟且鄙陋正可想見其君臣不學無術不覩先王之制度妄意為之以遺笑于後世而人顧羨其美哉諸家之稱宣王者固多要一二人倡之眾遂從而和之原非

有卓然之見核其事之虛實也馬定國之辨既不傳歐陽翟耆年劉仁本焦竑諸人之論亦不暢予故排衆說而力駮之如此若夫楊愼既辨其眞又指其僞詭言得蘇文忠齋本妄加增飾此又不足與辨矣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岐陽石鼓本名獵碣不過紀田獵之事未嘗朝會諸侯治兵講武若周宣王之所爲乃韓昌黎張大之謂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珮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今其詩曾有是乎又曰鐫功勒成告萬世

鑿石作鼓隳嵯峨夫刻石頌德秦皇呂政之事而佞臣李斯所爲文也謂宣王君臣爲之乎更可異者曰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夫編詩者孔聖人也可詆之爲陋儒乎旋自覺其非即繼之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若自解陋儒非詆聖人然以二雅比星宿以石鼓詩比日月猶是陋儒之意也不意昌黎之賢而非毀聖人至此予誠不知其何心今石鼓詩具在曾有一章可入二雅乎夫詩不論長短要在詞意之深醇今以二雅無長篇遂詆爲褊迫以石鼓詩意複語

重章句冗沓而稱其勝二雅恐通人之論詩不當如是也且昌黎惡世人之毀李杜者笑之爲蚍蜉是也夫李杜不可毀二雅顧可毀乎其所以笑世人者恐後人還以笑昌黎也旣又曰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夫昌黎卽不見其石實曾見其詩矣其詩有何意義欲令諸生講解昌黎曾官太學若欲諸生切磋正不在此鼓也昌黎文章爲百世師而此未免失言予故特爲之辨

跋漢魏石經一

案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止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使其間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缺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如此非遷鄴而没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至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

言及而衞恆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衞江二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書經籍志及黃伯思蘆迶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尙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于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遷鄴時其二必沈于水其一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隋志者遂據此爲言爾

跋漢魏石經二

案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恆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書經籍志黃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卽楊衒之衛恆江式酈道元皆得之目睹豈有舛謬衒之之言曰漢石經二十

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字皆蔡邕之筆儒林傳不言表裏皆刻賴此始知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恆之言曰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旣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一無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識其誤由黃董趙洪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逆度數百年以前之事不若目睹之眞衞江諸公皆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眞刻但

考索於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於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郞眞迹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之於成都洪适刻之於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眞也然則後人之疑漢疑魏豈若前人目睹之可據哉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皆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詞也其石至宋仁宗時始出歐陽永叔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並載之

而不疑其僞蘇子瞻鳳翔八觀亦述其事而張芸叟黃魯直至爲之訓釋南渡後董彥遠王順伯亦極稱之獨元人吾子行以先秦古器較其篆文全不相類始斥其僞愚竊以當時事理論之而見其可疑者大略有十夫秦至惠文時勢已强大燕齊韓魏趙莫敢與抗區區一楚何足深畏乃惴惴喪亡是懼徧走羣望以詛之此可疑一也敵國兵加惟當擇將帥選車徒具糗糧決勝原野豈有祈告鬼神呪其自斃之理此卽弱小之國所不爲而謂虎狼之秦爲之乎此可疑二也鄰邦盟誓原不

足信春秋時已有朝盟而夕背者況十八世之久乎楚即背之亦不足爲罪柰何以此告於神此可疑三也即欲告神當求諸近楚之地今考大沈久湫巫咸亞駝諸神皆去楚甚遠告之何益此可疑四也久湫註家謂即漢安定朝那湫固秦地也巫咸在今解州鹽池西南則是魏河東地秦安得有之亞駝謂即滹沱已近于牐度即使實然亦非秦地秦何故告之此可疑五也諸家考楚成王十八世乃是懷王懷王名熊槐不名熊相秦欲詛楚豈有不知其君之名而妄稱之者乎此可疑六也

敵國交兵而詛之于鬼已同兒戲何故又勒之於石此適足章己之醜貽鄰邦之笑吾知秦人必不為此可疑七也秦楚皆無禮義之國必無十七世相好無尤至懷王而始背盟之事由作偽者胸無所知故妄引穆公之事為口實此可疑八也秦自孝公以來無歲不與東諸侯為難未聞諸邦有詛秦之文儻尤而效之秦將滅亡無日矣其可以是聞于鄰國乎此可疑九也昔商鞅之虜公子卬及張儀之詐商於地皆市井無賴所不為而秦曾不以為恥己則無恥而責人背十八世之盟必非

人情此可疑十也然此猶以事理斷之耳若就其石辨之更有不可信者周宣王石鼓文歷千五百年始出後人多疑之此文年世不減于石鼓何以至宋時始出此一不可信石鼓之出其文多磨滅此則字字若新一無損失此二不可信先秦之文率雄深簡奧此則言皆平易其曰内之則暴虐不辜中之則冒改久心諸語尤非先秦文法此三不可信惠文之時未有小篆當用籀文此則多用李斯體其出後人無疑此四不可信兩國盟會當在接壤之處今言先君穆公及楚成王親卽大沈

久湫而質爲其誣妄可知此五不可信石鼓出於唐初猶曰晉愍之後周靜之前其地不隸中國表章無人此則歷隋唐三四百載文人至多何故無一人語及此六不可信合此數端而此石之僞顯然矣猶怪歐陽公能疑石鼓之僞而反信此文之眞王順伯欲證石鼓之眞而竟忘此文之僞皆文人之有所蔽者吾氏雖識其僞而語焉不詳猶未足奪諸人之氣予故辨之如此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案張懷瓘十體書斷謂梁武帝作草書狀稱蔡邕云蔡

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是謂草書亦起於秦矣夫秦之篆隸作於既并六國之後玆謂諸侯爭長乃作赴急之書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中郎通儒知其必不爲是語懷瓘雖疑而辨之不精又引梁武之言他本作袁昂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杜謂杜度也夫草既始于秦何云出自杜氏其言顚倒無一可者晉衛恆作四體書勢謂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其疑之是也至懷瓘則直謂張伯英所造夫伯英特工於

草爾其先若杜度崔瑗父子以草擅名者甚衆安得謂造於伯英懷瓘精書學未免失言然草書何昉乎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得疾明帝驛馬令作書尺牘十首是東漢初已有之矣然不始于東漢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王愔云游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世是元帝時已有之矣然又不始于元帝也褚少孫補武帝子三王世家謂求太史公世家不可得竊論次其眞草詔書編於左方是武帝時已有之矣武帝時有之則創始者皆在其前不知出於何王之世衛恆言漢

興而有草書其出於西漢初無疑然必先有楷而後有草草者楷之變也古人多言隸即楷意者程邈造隸之後草書即繼此而出乎今不能確知爲何時而其在武帝之前則有褚少孫之言可據姑識其後以質於知書者焉

書鍾繇薦季直表後

案元常此帖書法固絕倫然歷千數百年至元世而始出則人不能無疑王元美于此帖凡三跋其爲己之所購則力辨其眞爲他人之所刻則力駮爲僞二說將何

從愚考魏志繇本傳獻帝東還之歲繇已拜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至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始由大理遷相國越三年坐事免明年曹丕襲王位復爲大理及篡帝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黃初四年八月代賈詡爲太尉改平陽鄉侯明帝卽位進封定陵侯尋拜太傅太和四年四月卒謚成是繇未嘗爲司徒也乃帖尾書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其謬妄實甚考二年之爲司徒者華歆也繇時尚爲廷尉且爵爲崇高安得稱東武一披史傳眞僞立見元美非不知之而曲爲解釋是作僞

者以之欺人而元美更以之欺己不亦異乎至其書法之佳人固無異論即謂元常眞迹亦可也又案米元章書史言余閱書至白首無魏人遺墨故斷自晉始是宣示賀捷諸帖皆非元常眞迹況此帖之出自元世者乎且元常與頴川胡孔明同學書於劉德昇時稱鍾胡體但有胡肥鍾瘦之嫌今觀季直諸帖亦云肥矣如是而猶以爲瘦將以何者爲肥乎固知諸帖皆非眞也

書許氏說文後

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十五篇自爲之序前言丞相李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
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小篆
出於李斯輩矣後述甄豐較定八體三曰篆書則謂篆
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一篇之中顯然
乖異何胸無定見如此班固藝文志言漢興蕭何草律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
試之叔重乃改之曰漢興有草書尉律學童年十七以
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夫改草
律爲改草書尉律斯已謬矣至於籀書秦已改爲小篆

凡不合小篆者皆禁之則籀書之廢久矣安得漢時尚存九千字之多夫太史之課學童取其適于用爾漢時已盛行隸書卽小篆亦且無用試籀書何爲當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卽合蒼頡等小篆三篇亦止三千三百字總不及九千之數吾意隸書不足乃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書必無舍隸書小篆專試籀書之理叔重但增一籀字而漢家之制遂晦誠不如孟堅之書確核而可信也

書唐玄宗改古文尙書爲今文詔後

案尙書傳自伏生者謂之今文以所書皆隸字也傳自孔安國者謂之古文以所書皆科斗古文也然安國不識科斗書以隸定古則亦今文已爾而謂之古文者因得自壁中古文其篇數與今文不同故仍稱爲古文也及劉向以中古文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酒誥召誥皆有脫簡則又有中古文夫三家所傳皆今文也而異於中古文則所謂中古文者何體也在古文之後隸書之前者惟大小二篆然則中古文其大篆小篆乎夫秦改小篆後古文大篆皆廢不用至漢而無有傳者則

必爲小篆可知而史初未嘗言也迄乎後漢劉陶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不知所謂中文者又何體也意中古文藏於祕府世莫得見陶仍用小篆耶否則仍用隸書但折衷於今古文之間故曰中文耶至唐玄宗天寶時又改古文尙書爲今文是時天下盡用今文矣何以改爲古文尙書孔安國已改爲隸其所作五十九篇之傳皆隸書也則皆今文也唐初孔穎達爲之疏已久頒于學宮天下學者但知今文而已又何以改爲若果有古文眞本則千年舊物

當如大訓河圖弘璧琬琰爲子孫世守之寶又何以改爲雖曰舊本仍藏御府不如不改之爲愈玄宗此舉未免遺笑後人矣藉使當時出古文眞本令人摩勒上石樹之學宮豈不稱帝王盛舉而惜其反用之知其智昏意亂播遷蜀道不遠矣夫一尚書也既有今文古文又有中古文中文前人旣不道其詳後人終莫明其說徒令人致慨古文之不可見豈不深可歎息哉

再書唐玄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詔後

唐玄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馬貴與氏謂漢之所謂古

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
文者世所通用之俗書也愚竊以爲不然夫隸書卽楷
書也孔安國旣改古文爲隸卽馬氏所謂俗書也玄宗
何不復改況安國不識古文時人亦無識者不得已以
隸字寫之是名雖古文其實卽今文也所獲竹簡又上
送官藏之書府卽孔氏子孫亦不獲見而古文幾絕矣
賴宣帝時徵齊人能通古文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
吉傳甥杜鄴鄴傳子林林傳衞宏徐巡而古文大興是
東漢時古文之學反盛矣觀許氏說文自序謂稱易孟

氏書孔氏詩毛氏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不惟尚書有古文即諸經亦有之故靈帝熹平中詔立石經蔡邕即以古文備三體之一至魏而邯鄲淳衛覬韋誕咸善古文正始中立三體石經古文居其首元魏江式謂魏碑在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興不可謂漢魏之世無善古文者逮元魏之末楊衒之撰洛陽伽藍記言漢石止存二十五碑魏石四十八碑咸在則魏之古文一無所損士大夫必多有其搨本雖數經遷徙碑石不全而搨本固在天下豈無學習者考唐書曹憲

傳言憲遂于小學自漢杜林衞宏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是唐初亦有通古文者玄宗之所改古文安知非出憲之手或魏石經之所遺而馬氏乃指爲隸書不亦異乎載考新唐書藝文志明言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則唐之有古文尚書此其實據矣至德宗時李陽冰子服之以所藏古文孝經衞宏官書二部遺韓愈官書即宏所受於杜林者是玄宗之後古文猶未絕於世安得謂天寶所改之古文乃隸書哉且自程邈作隸前人則稱之爲楷以其可爲法於天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隸

與小篆同出於秦隸行而小篆卽廢實以其體端方簡易便於朝廷上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馬氏生平著書甚富能舍楷書而用篆籀乎總由宋世文人不知隸之卽楷而誤分楷隸爲二是以有此謬論也玄宗之改今文旣遺譏後世至宋太祖以陸德明所釋尙書多仍古文之舊與玄宗所定今文駁異詔太子舍人陳鄂更定尤爲無識之至夫德明所存古文不過十分之二正當寶愛而謹守之乃必欲盡去而後已二帝之不學無術一至此者哉此文雖改士大夫家猶有存者晁公武讀

書志言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
文小異而大同其作字奇古非附會穿鑿者所能到此
則二帝威力之所不及者猶賴賢士大夫寶藏之而其
後則不可問矣觀徽宗宣和書譜諸體皆載獨無古文
則玄宗詔書所謂舊本仍藏御府者至宋亦不可得矣

五經皆有古文說

明初餘姚趙謙著六書本義其自序謂魏晉及唐能書
者輩出然但逞姿媚而文字破碎猶賴六經之篆未易
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於是其道盡廢近世昆山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顧炎武駁之謂漢書藝文志但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孝經古孔氏一篇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卽唐玄宗改古文爲今文亦止改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玄宗改之豈其然乎愚謂趙氏之言固有失而顧氏所駁亦未爲全得也夫玄宗所改者止古文尚書耳其詔書至今猶在何嘗盡改六經爲今文而乃爲是言乎且其所改者古文非篆書也以古文爲篆豈未見玄宗詔書乎若顧氏謂尚書有古文他經皆無亦非也劉歆傳言歆

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許慎說文自序明言所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東漢時五經皆有古文矣蓋自杜林傳衞宏徐巡後古文大興故五經皆有而許慎得以參訂其書也至靈帝熹平時魏廢帝正始時並立三字石經五經之外更有論語謂五經無古文可乎隋書經籍志歷敘石經遷徙之由謂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傳承拓之本猶在祕府此卽玄宗所改之古文也趙氏言六經盡易以隸法固非而顧氏言五經無

古文亦未之深考也宋鄭樵謂明皇更古文爲今文凡
不合開元文者謂之野書此則無稽之言必不可信彼
且不知天寶改今文而謂爲開元不亦乖謬之甚乎